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古今紀要

五十九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二

啓一

台州郡齋求沈寺丞印四書 戊申冬



伏以施藥不如施方曩已叨於一卷醫心猶其醫病茲願見於  
 四書然亦聊以自陳豈敢期於必得蓋聞自唐虞三代之立極  
 至夫子集其大成迨周張一程之談經得文公更為精密謂中  
 庸為造道之奧謂大學為入德之門論語皆答問之微言孟子  
 盡義利之大訓既為提其綱要又復次其簡編支分節解而賦  
 絡之相通辭約義精而豪變之無限乾坤廣大因曉日愈見其  
 光明海岱高深頓春風更加其秀麗嗚呼盛矣茂以尚之某賦  
 性下愚得師最晚加以科舉之累豈知道義之方近年以來榮  
 望既絕收身心而伏讀覺氣味之愈長茲備門墻之自遂免江  
 湖之習但惟草本常疑字畫之訛况是蠅書難備頭顱之老在  
 昔涪翁之後嗣受業梅庵之門人來此分符曾為長梓海流甚  
 的製作尤工幸其可以校讎然奈難於摹印茲蓋恭遇某官斯  
 文柱石後進梯航作師師於名邦全任曾中之義理進儒酸於  
 右塾同看架上之文章顧此盛心何嫌明告敬慙懇款仰濟清  
 崇庶於天台太守之門獲證考亭先生之學且所求者書耳可  
 知下士之無他儻果得而寶諸何啻貧兒之暴富過此以外非  
 所敢云

通浙西常平朱提幹已未

讀考亭書思親諭家庭之訓試吳門尉幸獲事子孫之賢他不  
 足言此最可賀某官稟天間氣承道嫡傳蓋自堯舜二代之來  
 惟孔聖稱大成之集迨至伊洛諸儒而後到君家會具是之歸  
 覺天地若為之重開雖變貊悉為之歸敬胡為吾黨之惑  
 高者流於虛無既已牢不可解卑者溺於功利又復墮矣

太陽雖赫赫以當空燭火亦時時而自耀賴聖上特為之崇獎故斯文尚賴以維持然非親得之見聞其將孰從而訂正夫子沒而微言絕幸有子思正途闢則羣枉消茲屬執事至若推行先志輔佐明時使九華夏之民均被仁義之澤是又待皇天之祐宋何敢以俗語而諛君其粗知嚮方全欠刻若饑寒之迫曩既奪於科舉遲暮之近今復溷於仕途每顧初心不勝慚汗幸得近先生書冊之側無異游武夷山水之間塵埃楚釜之餘尚當受業雲天旃蒙之賜不復贅言依嚮最深編摩罔既

謝洪發運持薦 庚申春

易節日歲不改照臨之舊飛章天陛俄驚襄拂之新何物公微蒙此特達聞朝廷之開薦舉本為孤寒自有司之限定負翻成紛奪必欲脫去尋常之累于以大開衆正之門下以非法之所急而不求上以惟意之所予而不泛是名陞擢以待英賢如某

兩日抄九十一

所

者技極五窮官卑一尉惟有忠赤可酬上倉人方笑其草茅公乃儕之桃李天姿甚陋飾以清苦之名吏事非長文以謹細之說九其廉隅之自守正以分量之素微乃四海苟取之心設以期遠大之事良由厚德久隣卑退之深設遇他人誰復品題之及故於匆匆趨裝之際遂為汲汲推轂之謀為寒未以破荒作後來之張本仁哉此舉允也無私茲蓋恭遇某官天地奇人聖賢正學父子兄弟前無景靈諸公道德文章的是明堂一柱凡有可器棄不兼收遂於猥瑣之踪曲賜獎提之造其敢不益堅素守仰谷鴻私不負所學即不負所知決無愧怍雖其在遠猶如其在近一聽驅馳

謝孫提刑舉職狀 庚申冬

易節星臺疊嶺依紅之巖騰章天陛首叨破白之榮不知何以得斯竊亦自有感者大抵人生之變化誰非先達之提撕然區

區權勢之干求既無足道彼泛泛江湖之遇合寧保將來雖是  
素交猶多中變縱平日操修之足恃又自天機會之難逢故上  
雖采菲采葑未必及平生之故舊下徒為挑為李何由出知已  
之門牆有如自昔相親於今益信品題數語流從肺腑之深知  
祇拜一忱對越乾坤而無愧允為盛舉宜屬真才如某者技極  
五窮官卑一尉惟有衷赤可酬上蒼人徒見麀頭鼠目之可惜  
誰則諒鉄心石腸之有在正切窮途之嘆俄逢洪造之來脫略  
繁文矜存故我檄召於輶車入境之始弓招於宸綸改鎮之餘  
隨逐旌旄出入帷幄考功初載尚遲下下之書露剡九重已濕  
班班之墨飾立身之迂為清勁蓋為政之拙以通明開寒未之  
天荒拓終身之官轍雖有燭來之雅若堪今此之恩茲蓋恭遇  
某官天地奇人聖賢正季妙齡撥魏第已淨除萎蕪之風壯歲  
讀古書竟深造精微之域凡其出處之盛無非講貫之功空臆  
危言發於金部登對之日隨機活着施於部曹涉筆之秋至儉  
主辱廟堂而奪之權奉季校排閭闔而聲其罪此言路通塞之  
判實皇家否泰之分合朝何為萬口皆噤獨賴先生之正色預  
令一脉之潛回按去凶邪竟致天驕之屏息澄清畿甸盡令民  
瘼之重蘇述其切中事機終當阜安宗社固宜廣東閣招徠之  
路況蒙動綈袍惻怛之思遂令公瓊之踪亦玷鈞陶之造某敢  
不益加季力誓答恩私方當終始相依何忍自同於流俗要使  
鄉閭皆曰此真不負於師門激烈良深編摩曷既

謝集總領職狀

庚申冬自平江入淮東  
總所面付職狀藥君平江

仕錦繡鄉際書行之耀來壘節地就叨春刻之華雖夙荷於  
眷私何巧逢於彙會不勝其幸倍以為榮蓋人之至難得者知  
心而事之至易失者交臂英雄非不磊落或吐胃臆而終身不  
偶骨肉非不勤渠或隨官牒而各天一方況生是地未必為是

官則仕其邦安得蒙其峯至若天從人欲事與願諧收置門墻  
既辱品題之舊照臨御部又履襃拂之新允謂良機宜屬佳士  
如其者一愚自守五技俱窮人皆鄙之公獨察此游揚借助使  
聲聞梁楚之間教誨作成已身預將夏之列但念初官之擬注  
正司仁里之警巡雖便樞趨恐難薦舉豈期大造自有殊恩提  
福筆於都曹首頒科日建餉臺於三道復昇陞陞偶然竊第而  
過以秀孺甚欠讀書而誤以文譽事且未嘗任其易謂不辭難  
才且不能守其以謂堪應變何物公瑣沐此揄揚茲蓋恭遇某  
官直大疏通廉謹細密凡其出藩入從無非憂國愛君天下未  
嘗無公是非誰能捨我朝廷倘有大任使必以屬公故當局面  
之方更共喜除目之益峻託以諸軍之餽餽寵之本路之皇華  
遂令親蜜之踪又在吹噓之選某敢不念三生之緣結感不世  
之遭逢物不谷施於乾坤固難圖報人匪自同於木石宜若為  
情敢媿使天有如皎日

謝程丞相舉職狀 庚申冬

泰階近照陪都行播大鈞之再洪造不遺微物為圓小刻之三  
條除堊楚之塵埃煥發詩書之光聚慶曹逢之千一叙激烈之  
萬分蓋古今之官尊莫尊於宰相而郡縣之吏卑莫卑於尉曹  
鷓鴣之仰大鵬瞻望葬及溝澮之宗滄海匯迤何時至若事有  
希其勢忽偶合如廷祐之邏畿內面承李勣如盧坦之立堂下  
身祭黃裳特見賞於片言尚流芳於信史况以腰弓之下走特  
豪夾袋之先收所未前聞允為盛事如某者眇眇百僚之底落  
落寸心之孤餓寒不以告人自諉窮達死生之有命問李伯知  
窮理不求詞章記誦以爭名人徒見旋言蠟貌之可惜誰則諒  
鉄心石腸之有在敢意世俗之共棄之切先哲之灼知由諸監  
司延譽之公言致太丞相特之偉卒草木未能多識敢請

明經松栢操頂持歲寒頌云砥節何物么瑣辱此品頌效蓋恭  
遇某官氣脉悔翁之後身家孝明道之嫡嗣合二儒未及竟之  
志撫千載大有為之機聲色不動於廟堂肝膽具孚於海宇小  
人道消而君子長嘗陰移蜜運於當年夷狄賓服而中國安收  
明効大驗於今日天下倚為更生之父母聖主信其識治之著  
龜迺疏所陞之恩乃起午橋之逸暫駐北閭而護治倚開東閣  
以招賢遂令絲粟之材早入乾神之造其政不益勤素李益勵  
孤忠讀緇衣好賢之詩感恩已劇 詠繡裳歸公之句奇與  
尤長

謝王尚書呈著述科

壬戌各文章典麗科

朱轡捲旆方心乎岩整之清墨表薦賢尚齒及塵埃之賤見倦  
倦不忘之意開源源未已之機第斷未參之荒踈曷稱殊科之  
獎拂然聞命矣敢僭言之日月星辰文乎天風雨晦冥則文之

日抄卷九十三

啓二

反山川草木文乎地夷裨在礫則文之汗儻知造化之全功即  
悟文章之正氣明白洞達是曰大廷之陳謨信盈罄牙特順方  
言而作誥下至班馬之擅漢以及韓柳之鳴唐皆發越不遺乎  
片辭故流傳可輝於百世嗟哉未俗昧厥本原妄意古初強為  
苦澁或撥用古文之怪字或援引非聖之僻書或痛節助語以  
為工或雜釘陳言以為巧豈知青天白日萬古常新長江大河  
千里一寫苟非辭達何以文稱故 聖朝嚴著述之科論文章  
以典麗為貴麗則發萬古之光粲實理融明典則續二帝之彝  
常浮詞淨翦予以挽回薄俗予以閏色皇猷使非其人寧在茲  
選如某者幼已佔畢老方得官中更歲月之悠長率困科場之  
淹苦食雞肋無所得又不忍棄之欲能掌不可兼遂無緣取此  
迨至待文凱奏之日已當古文荒落之秋空誤餘生竟成九子  
獨因愚直素厭浮華每執望以為文率盡言而無忌因與世俗

頗不相侔間遇老成或云可教實則不孝尚何博學之可言其愧非才寧有敏才之足取云胡幸會有此過褒蓋遇某官光碩大之資清修雅特之之操持衡旌別幾弊冰消簪筆論思孤忠日皎適開中興濟太平之會孰不謂安懷憂治世危明主之心我獨入告偉矣講明之素炳然議論之丹此真文音之正宗益信國家之巨擘本諸身而若是於放人而可知宜此狂愚特蒙題品其敢不因茲善誘勉所不能更讀平生未見之書用茲義理儻遇天下當言之事誓竭忠忱窮達以之報稱在是

謝余提刑再招入幕

風動帝畿方攢澄漬之漣光生孫祿又新以禮之羅人方以愚直而踈之公獨超尋常而取此知已恩何於父母陳情聽徹於神明伏念其孤苦餘生辛勤末季僅有衷赤異酬上蒼念晚年而得一官若何行志試初吏而近諸老或可效忠故於臺府鼎立之衝甘此塵埃最賤之役凡涉閭閻之苦必空曾隨以爭昔艱難極救之秋雖一一曾蒙信用今太平燕樂之地已往往而見嫉憎遂退而讀古人之書何俄又下使天之檄茲蓋某遇某官憐特應半千之運欽裁歸主一之功方其築室於場已惓惓三年之久及乎得詔赴闕猶遲遲半載而行龍濟淵而雲與陽歸根而春布強自深山密林之下進諸明廷大衆之間朝除主爵之官夕拜祥刑之使愛容爰度豈徒彰禮樂之光華某廉某貪正頃動山岳之風來不有若蒞酸辛之士蜀清恬軟汗陋之風遂令匪石之心特與入幙者齒其敢不雖當壘滿益奮孤危涉肇不問豪強唯知正理遇事無非補報寧有諛辭

通交代徐尉

漕棘論材猶記間君水利齊瓜縮成行將縮我銅章諒有宿緣當作佳話某官茗雪問氣湖海奇人才名二十年特借除於右



選禮樂二千字竟策雋於乙科縱未始扎玉堂亦盡畫諾連幕  
胡乃廉取肯為此行然子真隱吳市門清風如在而姑蘇視漢  
輔却茂實易騰即聽詔溫何待席暖其材漸擣散迹亦不據箭甚  
欲求卑里之艰难無奈困臺府之奔走規模未遂歲月已踰望  
望前茅豈計釋一身之負依依巨庇正期遺百姓之安勉哉後  
圖副此虔禱

謝王倉使破白改官狀華甫

六絲霜凜方新以禮之羅一紙春回又濕薦賢之墨何斯踈賤  
辱此獎提蓋古者所用必其所知而前輩所薦即其所用三代  
精選舉之法皆命于朝兩漢之辟任之官類敷于上故士大夫  
心腹為一而天下事脉給貫通自三五之制既具致兩者之權  
俱廢長或不識其屬及然江湖萍梗之逢薦則多奪於私陋矣  
門墻桃李之說迨我本朝之盛復還古道之隆薦孫之翰之杜

日抄卷九十二

卷二十七

初公即辟孫之翰之杜初公舉司馬公之龐丞相即用司馬公  
之龐丞相非固偏於所好蓋其信之也堅始焉為官擇人之心  
既暴之天地而無愧終焉為國求賢之念自確如金石而不移  
然皆磊落不世之英且有特達再三之遇如某者幼而魯鈍晚  
偶僥踰濟時行道之心已蹉歲月安貧守分之迹如在山林特  
於事上之間常軫救民之念庶於竊稍或免厚顏若九世俗之  
求實無毫髮之望但期異日可見祿不及養之親豈料子今亦  
有天忽聞機之浩未嘗通問而已沐辟刻略可力疾而又騰薦  
章行愧拙方飾以介而通之舉事多踈懇借以敏而殼之褒既  
成始而又成終不求上而反求下允為盛幸足配前脩茲蓋恭  
遇某官孝探道原才周世用云為百措無非天理之流行惻怛  
一忱洞見民情之微隱來攢澄清之禮首除奔競之風遂令孤  
特之跡疊頌非常之選某敢不因茲獎借益厲操修一稟儻可

及民訟當竭力萬事無非有命決不容心窮盡以之報稱在是

通包發運司分司轉撥倉

雖節陪都總三道轉輸之寄承庶支郡分一倉委積之司提細  
雖暫屬於鄰臺揆事則正關於華使請言本末以慶憲逢蓋國  
家積貯之權吳尊發運而糧道流通之要又在轉般東都時數  
眼算分置於泗直南渡後京口獨兼控於淮浙壽皇擇地就新  
板築之具聖上纂圖專屬其牙之照有重臣以總提於內地有  
僚宋以分幹於通津脉絡相閑呼吸立應源流一致隔截則非  
中更倉氏之疎官間有吏奸之弄法州伯舉上下獄情之手借  
施於官籍之損增田釐子大小租斗之心倒用於有司之出納  
上意期清於宿弊此倉方撥於他司然白粳連橋在彼者勿即  
在此之物况繡衣持斧問獄者若兼問穀之權向使挈要得人  
一一皆如我公何煩革弊易令紛紛至若今日是必有大公至

頃日抄卷九十二

卷二十八

正之見則自無此疆爾界之分新渙號何幸自天喜嫌疑之爭  
洗舊蠹官初不易地宜眷愛之如初茲蓋恭遇某官稟氣純剛  
為今大老鴻臚知後漢几杖以朝而講經傳自宜從容燕間孝  
肅公閔節不行而稱神明尚賴剴裁劾務借曳履星辰之宿望  
俾撫疆水陸之要衝孤鼠一清豈特曩特之威在魏沐盡飽正  
期今此之令行定推八荒在闕之心亟為數路蒙福之計其絕  
迹世俗刻志儒宗髮未燥願摳趨無千里裹糧之力顏已蒼忽  
際遇快一生求道之心昨被僕以西來值旌麾之東下川魚雲  
鳥雖甚所一見之奇社燕秋鴻頗私訝相避之巧敢期卒會終  
遂趨承頃辭監筭之官已分山林之隱俄有聞而知者薦之廟  
堂於是易以授之俾提稟感其高誼勉為此行瞻言轉給兩  
睢之初本為剋復中原之計慨仰淳熙天子之志疇敢不履幸  
登宏齋先生之門願安承教其為艱艱莫究云云

謝包發運有結局時改官狀納廟堂忽見子

江城轉粟久依玉節之光台表騰章正藉米街之重何一日無  
心之獲慰半生有道之思喜不可言敬以為謝竊惟世事無往  
而不復之理人心有感而遂通之機方發運使之置司即轉般  
倉之為蠶歲有專舉首償分幹之勞路可亨通更集他司之薦  
故僚宋朝馳於鐵鑿即姓名反上於金闕雖朝廷更革之令方  
新豈司存眷愛之情忘舊賓筵將徹合鴈筵尾之盃山勢欲窮  
全看回龍之脉推論至此甄收已宜况九大儒之作其實為後  
季之宗仰或夢想千載之上或神交四海之間安有足躡於門  
庭反不向承於衣鉢燥不与火期而火至濕不与水約而水從  
桃李不言自有成蹊之理非封可采詎因下舛而遺理有必然  
勢無但已如某者幼而顛直晚偶僥踰得時行道之心已蹉歲  
月安貧守分之跡如在山林特於事上之間常軫救民之念庶  
幾消受寸祿藉以仰酬上蒼若九世俗之求實無豪髮之望須  
辭書之交上譽有不虞致夾袋之誤收恩叨非分方准浙唐進  
賢之剡聽廟堂公造命之權一相二三公無限受知之士諸臺  
數十郡幾多可得之官呂希哲未嘗萌求舉之心王文正亦不  
識所薦之面自惟何者反獨得之某官國之著龜孝者泰北黃  
河比笑已驚旬孝肅神明晚節尤香行展韓魏公事業故其精  
神心術之感不問毛髮絲粟之微記某之伏謁崇臺曾寫中心  
之欣慕念某之分司儲庫正屬疇昔之照臨宜露章雖出上相  
之播鈞而褒語默契先生之初意某敢不因遭逢之特異慶造  
就之適同望天子之明猶光範門恩無二致由尚書之位隣面  
槐位幾有重來

謝公江汪制置懇詔薦

繡衣持斧嘗備別驅士壘騰章尚叨未薦見惓惓不忘之意開

源源未已之機激烈一忱飛馳千里甚矣國家薦舉之弊幾於  
市井交易之為聖天子破去尋常博詔公卿而特選士大夫拘  
攀染習尚諛親故以相私然則其將孰從亦曰觀其所主公論  
必如富彥國則所進十餘皆顯士高識必若陳古靈則所彙三  
十俱名臣不遇大賢又成文具如某者僅性樸直偶幸遭逢曩  
仕異門本眇眇百僚之底每爭民瘼輒嘵嘵累擯之言苦不自  
量幾於掇禍過鈇鉞下青真之表脫塵埃為綠水之游憑藉威  
靈展布心膂洗冤行獄悉依定力之如山眠沉鶴亭實體仁心  
之由己顧未屬何力之有况使華易節之餘迺因天筆之敷求  
遠自江閩而剡上孜孜救過而誤指為敏區區補拙而強名曰  
勤忽朝邸報之喧傳無地措躬而辟易茲蓋恭遇某官八公間  
氣一代奇人開口見心萬丈虹霓之直寫吐哺握髮一介幾風  
之不遺必欲羅四海有用之材相與赴千載難逢之會端倪軒  
豁天日照臨况當新詔之鴉飛忍使舊知之虫蠶遂令瓊末亦  
預褒揚某敢不露香彼蒼鏤銘表赤萬事無非有命窮達聽之  
一念但切盡忠報稱在此

除史館檢閱謝朝堂

薦舉擯花已拜連年之造汗青閱籍俄叨至日之除曾未瞻赤  
寫之光乃先下白屋之士如斯異數可謂奇逢蓋國史將以示  
萬世之公則察察所當極一時之選司馬康追隨元老方拜此  
官如道原博極群書始躋斯列若茲清品寧及凡流如其者貧  
至無家老方窮第某止其水我遊我釣未能償甘澗之恩爾俸  
尔祿民膏民脂常恐抱素餐之愧自作尉於臺府鼎立之郡即  
究心於閭閻瑣屑之情痛豪強因升斗之租因饑餓付茶此之  
炬亟為懇禱使數十年之隱弊平夷自此確持任二二載之風  
波搖蕩縹緲諸司之屬率依三尺之平恤惻獨皇血高明法當

如此論是非不論利害心豈知他况皆職分之尋常何有事功之尺寸詎意公車之交辟致蒙台察之誤知班之湧醴之司進之近天之地不由蟻援徑入鴻鈞奏積重交點晝晴而既就除音狎至蛻九骨以將輕初無為文之三長俾預作經之一職云胡幸會有此僥踰茲蓋恭遇其官德大能容功高不伐再安八極光趙韓王萬年永賴之殊勲並佑兩宮踵文潞公五日一朝之故事方且以回乾轉坤之手舒吟風弄月之懷談笑而清襄漢之塵又新全績廊廟而兼山林之樂真得半閑是宜大度也荒群材翕受弓旌四出尚勞招岩穴之遺溲勃兼搜亦猥及塵埃之賤遂令庸陋躡被寵光其敢不仰佩洪恩益堅素守幸熊與魚之兼得期蛇作龍之不羞庫言庫官昔體大造醞和之妙筆則筆削則削今師重臣提要之公隨事竭忠誓天報德

賀葉丞相丁卯

白抄卷乃十二

後口二十八十一

恭審渙號宸庭晉儀揆路位加特進開端周漢之三公權秉洪樞總職東西之二柄華夷俱聳宗社具依恭惟某官望重倫魁才高王佐嘗共山河社稷之寄中外晏然乃尋園林鐘鼓之游心迹清甚已無餘念若將終身適際聖主之龍飛正當大人之虎變風雲慶會固宜大老之來歸霖雨渴思尤望我公之入相帝乃因民之欲親札以催虛席而待者半年遣使而趣者數輩紛其愈至喧填山谷之間見所未曾驚噪兒童之口於是迫斯可見時然後行出處一心雖未妨名教之樂安危反掌已須深天下之憂然事未有端固可聽其自附信其自去若權旣我屬惟當推其所為行其所知况材鍾千載之英而位冠百僚之表天實為此誰能已之必欲全天下後世之名惟在辨君子小人之實所云作相之非易正坐知人之甚難厥有前聞可備觀省道學能使人重而不能使人愛功利能使人嫌而不能使人忘

面色嚴冷語言苦澁者勢不期踈而自踈舉止輕便議論尖新者分不期密而自密巧於鑽刺者雖佞反阨於情顏之漸親安於寂寥者雖賢反遺於念慮之不及或奪於權勢之赫奕或阨於詩文之浮華能言者未必能行而能行者未必能言所養者多非所用而所用者多非所養九皆人才之累易為相業之虧仰惟儒宗夙主善類虛明天皎固宜萬萬其無差情偽雲紛安得人人而盡識茲當大任愈宜小心某舊辱殊恩新逢盛事所憂過所喜此天可知以頌不以規則吾豈敢惟有甄別群才之說冀裨陶成萬字之功搥布鼓而過雷門雖知犯分滴涓流而助滄海殆不勝情罔不在初孰此為急

謝黃提舉陞陟 己巳廣德倅

石室東僚曾侍汗青之筆度臺薦士首叨剡翠之章一朝來自於郵筒百陪光生於泥軼何斯幸會有此竒逢伏念某貧至無家老方竊第某丘某水我游我釣未能償甘遯之思尔俸尔禄民膏民脂惟恐負索餐之愧但念服勞州縣度幾消受斗升忽蒙宸陞之誤恩俾綴史筵之末屬學殖荒落每懷非據之慙聲利侵尋易失平生之守亟合奉身而退遂乞親民以行載念荒壘之治中無出桐川之貧外擇而取此雖云窮陋之郡丞悅以思之亦免煎熬之邑債覺便私之已甚將及物之幾何幸而職守之間皆屬照臨之事津梁之孰修孰壞託故老以旁詢社稷之或存或亡賴同寅而再葺盡心三月未覩成功昂首一天誓期後効自謂我心之匪石方虞衆口之鑠金有如義取文子之同井法曰虞廷之明陟此聖朝所以選京秩之彥惟監司得以舉屬部之賢列城之英俊如林一代之龍門似海敢期塵迹反辱露淺氣本偏頗乃曰直而方德愧不修乃曰清而粹何能遠大直云進未可量如許翰揚可謂發忘其醜茲蓋恭遇某官稟

天間氣為世奇人太孝舉備已駿鳥臺之風采清朝累疏更占黃閣之經綸歛其廣忠集益之規試此激濁揚清之寄欲厲部內之新進必先館中之舊知豈謂秦無姑從隗始某敢不即薦擯語作座右銘明月清風洗半刺史浮華之習皇天后土知老門生堅苦之心誓效驅馳以圖報稱

改添差通判紹興府謝廟堂 庚午

佐郡踰年蔑報如天之造杜門幾日遽叨易地之恩方大鈞一轉之間即小物再生之候填膺銘感拜手縷陳伏念某學不通今志徒慕古六旬冉冉分宜歸老於山林百指嗷嗷暫亦服勞於州縣乃因幸會獲際明時技從塵埃疵賤之中實被館閣優游之後金闈通籍曲垂雨露之仁玉陛輪班力免雷霆之怒亟俞畀悃躡昇贊承德厚乾坤人非木石陳力就列正圖報效之方同寅叶恭寧有背違之理實緣頭方命薄志廣材疎劣獲于

上而遽欲革風俗之迷所行雖公而動輒匪吏胥之便郡有淫祀名曰方山連三數郡九江湖出沒之徒率千百人結鎗刃嘯呼之社關係非小禁防宜先妄意遏之謗言 此上孤鴻造方逃空谷以省愆悛拜龍光俾改名藩而參貳是為兩朝虹霓之地且亦三台袞繡之鄉短棹孤舟望家山而益近千岩萬壑分風月以最清面目依然精神逾好茲蓋恭遇某官功高莫比德大能容三十年持將相之權總過浮雲之一點億萬載同宗社之福方挾泰山而四維尽收林林總總之群皆入化化生之造遂令么麼亦拜保全某敢不猛省昨兆益求今是出必赴湯蹈火共趨盛世之勳否亦擊缶歌詩求頌太平之樂其為激烈周究編摩

差知撫州謝廟堂 辛未二月

易地贊承未能朞月自天疏渥忽昇專城方申控免之辭已拜

趣行之命蒙恩深厚撫已奚堪伏念某人品最卑資格尤淺嘗  
窺史籍曾無披閱之勞詩載倅車已有迂踈之誚正令終棄夫  
亦何言乃一轉於洪鈞俾再承於會府頗驚往事浸失初心進  
不能追曾南豐賑恤田里之風退不敢效白樂天從容山水之  
具懲羨太甚正愧吹塵得隴已多何敢望蜀况聞臨汝夙號名  
藩右軍康樂之舊遊風流尚在元猷荆公之故里人物尤繁倘  
匪名流豈堪隆使兼自連歲空虛之後加以去秋旱歉之餘必  
欲稍振於疲民亦當妙選於良牧曾謂疎庸之晚出可叨超躡  
之殊恩茲蓋恭遇某官輔世以仁得人為急敬億萬年之休命  
務安天下之元元選二千石之惟良更欲後來之鼎鼎其於察  
來如長子孫既恩斯勤斯漸使之成人必教之誨之各從而幹  
蠶謀國若此振古無之某敢不祗軀盛心勉殫微力入境問俗  
當徐察於事情求牧與芻願深培於根本其為激烈罔既敷宣

撫州到任謝廟堂

辛未四月十三日

晨謁六符速令祗戎暮馳單傳亟幸到州消剛已合於右符箋  
謝敢稽於上袞然皆情愴實類家書伏念某學不如人分惟守  
已半世授書鋤口若將終身忽朝應奉得官已踰初望誰曾一  
念夢及三刀乃挈提於分甘沉陸之中復保全於自取踈震之  
後忽超常調躡昇專城願如許之設恩宜若何而報德民有菜  
色固難畫餅以充飢土無交秋詎可徐行而拯溺於是未及州境  
先亦尺書預期閑棗之家群集領事之日布宣德意吐露肺肝  
多荷披襟許為發廩此固旦夕攬先之着苟救目前然賴朝廷  
莫大之仁會須心動此益恭遇某官量等乾坤之大身為宗社  
之安任三十年將相之權功烈幾同於再造活億萬計生靈之  
命民心嘗拜其更生惟其感著之已深是以施行之甚易人見  
官僚之轉論視猶公相之親臨故雖以一介之微亦將千里



之應其敢不因其已感更切用恍自此撫摩倘復其登之觀庶  
幾遐遠均蒙泰治之休

特轉朝奉郎謝廟堂 壬申六月

誠部罔功方漑丐祠之悃自天䟽渥忽叨增秩之華宜黜而升  
以榮為懼蓋漢世玺書勉勵之寵必皆二千石之惟良而我朝  
職事修舉之褒亦云七十年之曠典凡此殊特之幸實為風厲  
之機苟非其人寧在茲選如某者僅有一朴初無寸長惟某生  
長田間身經艱苦所以叨塵仕版心念困窮頃濫守於專城乃  
適小於歉歲郡無先備措置良難俗非素諳訪求已晚獨賴朝  
廷之恩信亟敷心腹以布宣富強即聞風而傾困盜賊亦畏威  
而釋挺皆上之賜豈某所能至於不揣非才妄思變俗再三申  
論雖珥筆之頓消一二陸梁或謗書之間出恐上費乾坤之造  
因力祈香火之緣敢期尚闕於俞音反又先蒙於異數真知佳

國朝書卷九十三

卷之九十三

秩章服增祭千里旒倪驚皇恩之創見闔門幼稚占世祿  
延何物踈庸有茲忝竊此蓋恭遇某官為民立命與天同公淨  
掃侍門護國家仁厚之脉分布諸郡皆山林踈遠之踪猶雪  
寒之難扶故雖小善而必錄遂使承流之瑣末亦叨  
逢某敢不仰射鴻公俯殫駑力一忱對越廣推生  
境歡呼咸慶恩波之有自其為激烈罔元編摩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四

祝文

台州郡齋後山屈公廟

淳祐丁未隨郡守  
沈邦丞堅留郡齋

古之學者學為君子世降俗薄偽焉而已甚至小人挾以邀利  
曳裾侯門尤或無耻欺主招賂盜賊不啻世道之污蓋亦由此  
某夙被父訓誓不敢尔主人清賢勉隨以至非其所予一毫無  
覲其如人情紛然各異恐或不察併遭謗議凜凜此心朝夕夔  
替惟神矜佑俾我終始

代中表嚴氏上芳桂扁

丁巳待缺  
吳尉附居

渺滄海之廣大兮久乾坤之孕祥氣磅礴而融結兮十向頭崇  
冠之南豐偉人物之間出兮稱先生嚴氏之草堂嘗吟風弄月  
以自適兮曰楊柳之蔭受荷之香顧積厚而不輕出兮冀後來  
之增光兮地靈而 亦方已往往而翔翔余草堂之後人兮慨

祝文二

前脩之未揚即先世之故居兮迺增闢乎堂黌延明師以講授  
兮來孝子於多方儼衣冠與弦誦兮紛濟濟而洋洋睠手植之  
庭桂兮適滋殖而芬芳扁其堂曰芳桂兮踵燕山以相望探月  
窟而聯登兮桂與文脉其俱昌俾我後之人兮世培植而勿忘

代台州藥知郡祈晴

惟神朝食此邦夙彰感應雨暘必祝民倚為命迺歲之秋螟騰  
為災所均率麥續食方來何雨之多復妨播殖為民請命敢違  
餘力乃潔精誠漏走羣祠日遣僚屬循環禱祈亦既兼旬淋漓  
未止神豈弃民吏則有罪或者祠事職尤貴專積其精稔神斯  
見憐今艾前失專擇官吏日拜日祈得請乃已雖吏分詣猶某  
親行事事皆禱豈徒辨香無禱不虔守臣之事無禱不應責則  
有在民食至急天德好生神其念之杲杲賜晴

平江府大伯讓王已未冬赴吳縣尉到任



王以天下讓天子稱焉天子謚焉其亦何言然讓王於王極矣  
士有能兼靖自將謙恭進德者皆讓士也其方筮仕讓王之國  
疇敢不讓惟讓王監之

祠山

神以正直廟食幾年其方試吏伏謁告虔其不正不直惟神殛  
之使其無媿神之正直惟神察之神不可欺其不敢欺

城隍

王為吳百神之尊宗主冥冥者也其為吳百吏之卑奔走昭昭  
者也一理流通無間顯微一念為國寧間崇卑其有赤心願效  
驅馳神有威靈願覆護之

五龍王

天之澤物兮甘雨龍之上天兮雨下土配天其澤兮聖主其維  
一尉之微兮決不忍閤君之澤視民焦苦

尉司土地

尉居城外旁無鄰神司土地萬年存其乍此來依為親自信一  
毫無愧神神其佑之此志伸相與流福安良民

華亭權縣謁廟 辛酉冬

浙右罹水災聖天子加惠元元遣部使者督勸分華亭壯哉邑  
富室乃間不應令致邑大夫以累去易其暫來其何能役既屢  
辭不獲命誓當對越此心安富恤貧使富者樂於義而貧者全  
其生以俟歸其事於邑大夫惟神佑之

先聖 壬戌冬浙西提率司帳管

某二年尉吳視古司寇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訓已知謹  
守今仕倉幕又仍浙右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訓又何  
敢背負惟神洋洋昭然若臨奠謁更始敢告赤心

城隍

三年尉吳已獲神休今又仕吳敢作神羞惟正惟直願與神侔  
其在人者無一毫求

本司土地

前三年初筮首辱本司兼慕越三年再調又忝本司底幕於本  
司之緣既深又何敢不盡其心

天竺

咸淳丁卯代天府洪尚書

歲事可期已如雲之布野秋成屆候俄作雨之弥旬更有隱憂  
佛宜矜惻伏願豁開皎日大快尊收百室盈而婦子寧豈但農  
夫之慶五穀熟而民人育是誠邦家之休

霍山

兩賜時若莫今歲比豈伊人力皆神所賜萬寶既成腰鎌有吉  
欲保前功須日日精神乎何故忽甲子雨弥旬未休吏不勝慮  
再拜願言霽色澄鮮只俄頃間全大有年

伍王廟生辰

烈烈大王弥久弥光生為名臣慨忠謀之莫遂設為明神昭靈  
佑之無疆故英憤激烈之氣雖奮迅乎雷轟雪湧之濤而洄沃  
演迤之勢常密衛乎金鎔玉峙之塘嗚呼所不足齒謀者夫差  
所相趨無窮者我宋自六飛之南來兮地闢天開與江流而曲  
折兮飛龍舞鳳宮殿嵯峨其上兮蛟龍帖息其下我固依神而  
安兮神亦以我而重嗟秋之高兮神始生去之千載兮儼相羊  
德神之賜兮歲瑤觴神其來兮降之祥京師奠枕兮強弩求藏  
廣德軍李大成毀戊辰冬添差通判到任

某來式此邦為負外置此特後世之制非吾夫子所謂官事不  
攝之意然李道受人厥有明訓初不以古今彼此而異遵而行  
之惟力是視庶幾官制雖非古而意則猶是

社稷

司民之神惟社與稷初至生是慶敢吐膏臆誓不愧神力民代食  
神亦念之全其稼穡

城隍

大王於人跡視邦君幽明一理均於福民其來貳邦亦民是勤  
平分自適某不敢云

嶽廟

起膏寸而兩天下者泰山也地域有變遷而神之福吾中國者  
無往不拳拳其間也桐川小壘而所多者山也民之事神於茲  
正以水旱所關也神之饗民於茲幾年而某時贅承此邦決不  
於神赧顏也初至及此漚寸丹也

真武

望隆北極夙欽水府之君命被中宸馮贅山城之佐  
上瀆高真伏念某仕雖為貧力惟代食昨親吏牘必問閭疾苦

日抄卷九十一

祝文

之詢頃綴史筵乃館閣清華之選處非其據策不蓋慙力請外  
書濫叨今缺然地里山川之素昧而民情風俗之未諳方此望  
祥君何稱哉伏願神其昭監福以充休庶幾千里之間相安無  
事如曰一身之計不敢有祈

祠山真君

真君由祠山而福天下躰乾坤大造之仁朝廷出史官而居治  
中豈風月平分之謂歟有民在其圍福之伏念某仕雖為貧祿  
必思報昨親吏牘惟問閭疾苦之求近綴史筵巧館閣清華之  
選處非其據志漸乖初亟請外庸遂叨今任騰桐川實明神發  
祥之地顧泥軼豈迂儒養望之官惟圖切於為民惟神忠於躰  
國幽明一理彼此同心告至云初揭虔惟謹伏願鑒茲舟楫錫  
以凝休神其始父母邦爰及四方之廣某亦為民社計匪求一  
已之私

先賢祠

自昔名宦郡必有祠蓋深仁厚澤非但為一時之利而流風善政自不勝後世之思故愛慕皆出於天理之公而廟貌非固為先賢之私瞻桐川之雖小多名賢之設施或朝夕抱案爭獄訟之是非去而身佩天下之安危或始初聘賢為孝者以立師由是不闡義理之精微或新教化之宮或新灌溉之陂或精忠擊邪冒萬死而壁立或篤孝慕親昭百世以風移或駐玉節救幾絕之民命或興社稷垂不朽之良規此於人心炯炯乎如英爽之常在而其英爽亦昭昭乎與牛斗以爭輝夫何民心所共慕欲祠而事之者力反不能及而力能使人祠之於市巷佛屋者多飾詐欺世之為備敏節之聞孫俄自天而擁麾徇羣情之懇懇新祠宇之巍々上既足為邦家之光下亦可移風俗之機願聖朝而力請屬佐郡以維持茲當棟宇之落成躬羞蘋藻之菲儀愴焉蒿之如見儼神靈之來依使人心永有繫屬而後來者亦世世師效之

紹興府學先聖殿 庚午添差通判

聞先聖之明訓戒官事之不攝况負外而置丞將疇以為職業然至理流行無事不寓倘能隨事常德憂懼上必忠告其長下必矜軀其民亦庶幾免乎口素其非曰能之蓋將請事乎斯語

社稷

惟社司土惟稷司穀祀典所重為民命祝某雖贅承賤實勸農愛民一念敢昧神聰

城隍

設主而祭者為社稷此自古之禮也禮之本也設象而祭者為城隍此後世之禮也禮之厚也禮雖二神則一也仕之初至者必告城隍是矣獨於社則略焉豈未之思耶某非才贅承賤曰

勸農所愛者在民則所敬者在社稷既告之矣復於城隍乎告從厚也其不敢有媿於神神不可不佑乎民

禹王

惟王有功萬世念王而不忘者固天下之所同惟王嘗會萬國於王之最切者尤會稽之所獨其贅承此邦初至告虔敢拜祠下仰王如天

越王

惟王卧薪嘗膽詔吳伯越英風壯志至今烈烈後有王者將大有為必來取法乃濟艱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誰謂伯者之謀無益王者之國其仕王之故國拜王之靈祠尚當表王之遺事再拜獻忠於明時

錢王

惟正以命世之資脫兩浙生民於殘唐五季肝腦塗地之苦至今兩浙生聚獨蕃於天下者繫誰之故其亦王之遺民幸又仕王之故土再拜祠下感涕如雨

唐將軍名琦

禮稱有功於民則祀之今世之見祀者不知其幾見祀於越者亦不知其幾仕越者必修初至之恭然不知果皆有功於民者否耶惟將軍稟天間氣遭時厄會當魏冠博帶者賣降恐後之日獨奮自行伍欲障江河以一簣雖大勢之莫支中國已堂堂乎立赤幟雖百身之莫贖至今猶凜凜乎生氣是豈惟有功於民實有功於千萬世之名誼此其所以獨詣拜將軍之祠下而他顧世俗之淫祀

撫州先聖殿辛未四月到任

先聖謂居教行簡可使南面南面古諸侯也今之太守古之諸侯其何人而叨守此州也惟撫州文風粹美先聖之道未墜

於地其願居敬簡以行之匪曰能之惟日勉之而神佑之庶此  
州之人安之而斯道之流行於天下萬世者此州獲沾萬分一  
也

### 社稷

惟社司土惟稷司穀天之養人於焉繫屬奈何近世謂淫祀神  
反於社稷謾焉具文其忝分牧敬惟社稷願與以神各尽其職  
與民相安者某之事俾民有年者神之賜庶於上天皆無愧焉

### 臨汝書院朱文公祠

天地民物之所以位天下國家之所以立者道也道非超出事  
外有待於冥求而後得正以日用常行者無非道故取象於人  
所共由之路而以道名也鴻荒而上邈矣自伏羲闡其祕而孔  
子集百聖之大成秦漢而下駁矣至濂溪溯其源而先生集諸  
儒之大成此皆道之所賴以維持不泯而謂之道統焉也嗚呼

日抄九十一

祝文二十八

盛哉可以萬世無弊矣然方先生之講道時則有二陸先生之  
並作高明得於天稟卓行超乎世俗先生疑其鄙俗傳之頗悟  
陸先生亦譏先生字義之友離遂使新學晚生之士未免泣岐  
染絲之疑嗚呼噫嘻其可以示的萬世矣然先生之守南康甚  
敬陸先生白鹿講義之精而陸先生之祭東萊亦自悔鵝湖詞  
氣之過殆至理終無不合而辨論正其切嗟奈發源之少異即  
枝派之難同儒先本以明道而專門或以相攻嗚呼噫嘻必有  
會同之斯足為萬世指歸矣乃今臨汝實陸先生之鄉而臨汝  
多士乃崇先生之祠以講先生之孝豈惟此邦之士所以虛心  
講孝者無一不先入之私亦足見此道之傳所謂至當歸一者  
有萬世可傳託某於道未能有得而實嘗誦味緒言故不勝  
萬世道統之而非但一時告至之慶

### 州孝奉安朱文公像



孔子教人以大中至正之極而世儒溺卑陋濂洛遂進之以性理精微之奧濂洛無人以性理精微之奧而門人流高虛先生又約之為大中至正之歸孟子所謂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不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承三聖者其事適相類其功足相當其闕於天下國家亦大矣聖朝躋之從祀州縣祠之享宮實出道之所闕而人心之所不能忘者豈為先生私哉其來此州進拜祠下獨餘空室為之歎訝今求之臨汝書院模刻先生爵位以奉之又求之先生曾孫紹興府通判模刻先生遺像以揭之庶先生之神有依而孝者宗仰之心有繫屬焉

諸廟

驟叨誤澤分牧此來值民艰食心憂欲摧惟神有靈民致血食民飢無食寧不矜惻富室閉糴忍哉為心神其誘之感悟自今俗不種麥惟秋是俟時其雨暘亟自今始凡斯二者神其念之初至告慶且告且祈

辛未撫州祈雨

痛念撫州連歲不稔迨今春夏饑死相枕所期生意之後續全在今歲之有秋雷雨卒作於前月未稼已興於田疇農事所關尤在六月經旬不雨田已龜裂倘非造物之垂念亟起潛淵之神龍恐早未未必不壞於垂成而晚禾亦未知其所終也顧其薄德何敢必神明之聽惟神有靈實為司民生之命敢望旂天德之好生哀民命之已窮速賜雨澤全此年豐

麻源真君祈雨

古者諸侯祭境内山川以山川能興雲致雨澤吾民也後世以來古禮不存邪說誣民長吏亦嚮其說而不自知禱雨往往不於山川而他指土木偶以為神也痛念撫州已三歲連歉今又

亢陽亟問名山大川合禱者謂河吏民憫不知其所因也郡有  
半刺史是為寺簿呂侯謂昔顏魯公守撫州嘗言谷口有神禱  
雨輒應其靈至今千載猶新也谷口即麻源今雖分以屬建昌  
實我山川之舊不可自外視以為鄰也頃歲分刺建昌亦嘗請  
谷禱雨其應固頻頻也某方禱雨窘於無方因遠介魯公之說  
近受呂侯之教敬就俾呂侯不遠百里告虔惟神念吾撫州之  
民亦猶前日之親也辦香朝遣雷雨夕至變成感為忻忻也事  
莫篤於念舊情莫哀於遠訴惟神之監此殷勤也

相山四仙祈雨

六月亢旱凜今歲之無秋四仙顯靈獨西郊之有雨然使一方  
之私惠孰如千里之咸休爰遣同僚代伸衷悃伏念某承時連  
歉無策救荒所期天數之乘除金穰可必庶見州圻之遠近玉  
燭均調何舞雩率困於吁嗟而仙境獨欣於滂沛伏願暫移仙

○日抄卷九十九

○祝文二

○四

馭來洹正衙二日為霖從使遍沾於汝水萬民得食皆如密迹  
於相山

祈雨送兩朝

頃邀神馭本祈三日之霖時適亢陽未覩崇朝之雨若稽案牘  
合再禱祠然念正衙方陳清醮不應詰日遽設血腥宜返朝廷  
乃陳牲酒伏願念幽明之鑑異實休戚之相關今神之應人者  
未聞而人之事神者益謹跪歌棰鼓忍令百姓之嗟吁駕風鞭  
霆早昇四郊之霑足

壬申撫州祈雨

某偶忝州麾惟憂民食入春多雨知數有於乘除自夏至今嘗  
默為之煨禱乃蒙神造俯念民生方烈日之焚如忽甘霖之沛  
若雖豐年之可卜然來日之方正正當可憂可喜之時謹潔且  
謝且祈之悃伏願皇天炳監列聖垂仁乘今霽霽之機益積

澤之美雲行雨施自茲續續以無窮時和歲豐無不欣欣而有喜

社壇城隍祈雨

三日為霖已拜霽霽之賜百穀仰雨初無止息之期矣神自千之謝忱更致再三之懇禱伏念其職守所繫民食為先頃方苦於驕陽即隨蒙於甘霽然念茲土多是晚禾近城先種者雖幸有成遠郊後熟者尚期終惠伏願明神炳監列聖垂慈曰雨曰賜每徇民情之欲多黍多稌永為邦本之寧

謝雨

頃身無雨已叨既霽既足之恩行慶有秋正望成始成終之惠輒陳丹悃仰叩蒼穹伏念其職守所關民食為急前月此日方伸露禱之忱願其何人可格天高之聽隨蒙甘霽遂至霖旬皆由大德之好生遂使小臣之逃責然念茲土多是晚禾近城先種者雖聞權極之香遠郊後熟者尚仰滂沱之澤以喜以懼且謝且祈伏願上帝垂慈高真炳監當曰雨曰霽之後更三日為霖保多稌之祥至十月穫稻

又謝雨青祠

春潦則夏必旱正懷六月無雨之憂人欲而天必從乃拜二日為霖之賜謹據丹悃仰謝蒼穹伏念其濫守郡符常憂民食自更新歲居多營留之絲垂頃忽驕陽幾至田疇之龜坼知有乘除之數不勝憂懼之情亟致禱折隨蒙感格沛然甘霽至於連霄爰伸縷蟻之誠敬潔頻繁之薦既謝已往且保方來伏願上帝垂慈高真炳監五穀熟而民人育迄用康年三光全而寒暑平以具嗣歲

撫州奉官告天文咸淳八年上半年

臣聞天生一代之君以治天下必生一代之才以共治天下夫

下之事無窮人才之生亦無窮故有薦舉之法使長吏各舉其  
屬以相與續續於無窮九皆天之意而入則代之者也臣遇無  
識承之郡奇法當薦舉雷觀本州官僚有添差州學教授臣程  
紹開行其所知卓然有立舉已及格無繇再舉今謹保舉宣教  
郎知撫州崇仁縣舉臣周汝同充咸淳八年上半年陞陟狀此  
項臣以其勤於政事而舉之又保舉文林郎充江西提舉司撫  
州臨汝書院山長臣黃翔龍充咸淳七年下半年改官狀此項  
臣以其恬於仕進而舉之又保舉修職郎撫州州學教授臣鄭  
濟充咸淳八年縣令狀此項臣以其安於樸素而舉之餘亦有  
其人可舉而揆之法未該者亦有於法合舉而知其人未詳者  
尚當次第舉之大抵知人難往聖以為難保晚節雖前賢以為  
難願臣何人而敢自信惟不敢容一毫私心則惟天其臨之若  
其所舉之人將來能益勸於德以無負朝廷則惟天其右之臣  
不勝皇恐俯伏戰灼虔告之至

撫州舉官天文咸淳八年下半年

舉官將以臨民治民所以代天苟非其人臣不敢私本州有陞  
陞狀以舉改官知縣本州五縣兩縣已舉兩縣缺官於法該舉  
者惟宣教郎知撫州樂安縣事臣於身祖其人居官詳謹今謹  
舉充陞陟此舉實惟其人非徒于其法也又有改官狀以舉經  
任人本州職幕官判官見缺推官初任以次該舉者惟修職郎  
特差充撫州錄事參軍臣張龍應其人居官廉明今謹舉充改  
官此舉實惟其人非徒于其次也及有從事郎狀以舉初任人  
本州州官之初任者未及考縣官之初任者當以漸以漸而當  
先者有由功即撫州官黃將尉段世忠其人居官勤敏今舉充  
從事郎此舉實惟其人其餘則當以次第勸有功也一毫不敢  
徇私請此臣之事也惟天其監之真人之終不負公舉非臣所

能必也惟天其右之謹告

兼江西提舉官告天文咸淳八年八月

臣聞國家之所與其治者在人材人材之所能彙進者以薦舉  
雖曰國法實代天工臣偶以撫州守臣兼權倉司政事難以驅  
馳於原隰不能徧察於官僚即其已知所當先舉常平司改官  
狀一員今舉本司幹辦公事臣趙必履其人舍選甲科久淹選  
調德性吏事皆有過人使之改官必能盡牧養之職者也職狀  
一員今舉隆興府司法臣晏珪其人係先朝丞相元獻公晏殊  
六世孫今為孤寒自權科第尉有文墨且明吏事使之從事必  
能盡贊畫之職者也茶監司取狀一員今舉贛州州學教授臣  
徐龍雲臣本不取其人而每問自贛州來者多稱其賢謂其兼  
請惟取取業薦舉之法宜先教官薦舉之初宜先解遠臣故先  
舉之而其餘者次第訪求也常平司取狀一員今舉撫州臨川  
縣主簿臣趙良棟茶監司取狀一員今舉建昌軍贛州縣尉臣  
趙時至二人者皆宗姓之吉善人也兼謹人也為官二考未有  
舉主又孤寒無援人也良棟於臣為撫州同官每荷其日勞王  
事時至雖不識回而與臣所居同郡嘗聞其為人者也又有常  
平司文官陞陟狀一員今舉吉州永新縣尉臣翁仲德茶監司二  
員今舉隆興府豐城知縣臣黃吳老瑞州上高知縣臣徐思誠當  
平司武官陞陟狀一員今舉建昌軍南豐知縣臣楊休九此皆作邑有  
聲其餘又當訪求而續舉之也臣於薦舉不敢不公至於始終  
不變則惟其人敢告

撫州及提舉官告天文咸淳九年正月

臣聞天生人才源源不息以常供一出之用朝廷分監司郡守  
在在薦舉以備求天下方與未艾之才此一舉也國所與立  
之司命而所賴以續之無窮者也出於天命於朝而專付天下

之為長吏者也臣實荷人偶叨共二聰明不及人才不能周知  
人才尚多與負不能偏及今先以其知之稍詳者先焉提率茶  
監司改官狀以率本司幹辦公事臣韓伯高蓋寬平人也常平  
司改官狀以率吉州判官臣趙孟必蓋明敏人也茶監司取狀  
以率臨江軍教授臣趙孟遠眾稱其有文而有才者也令狀以  
率宗仁主簿臣趙崇鈞眾謂其不苛而不刻者也常平司令狀  
以率隆興府豐城縣主簿臣危順吉及率建昌軍南城縣尉臣  
陳子升皆以材請方表見者也本州改官狀以率司法臣謝公  
竝其人廉靖無求取狀以率宜黃主簿臣趙崇燦其人寬慈不  
擾用敢各以其名奏聞于上帝然後敢以公薦於朝廷臣不敢  
有私臣識有不及則惟矜赦之賜人知自勉則惟保右之賜敢  
告

慶元府先聖殿

德祐元年四月置司慶元府團結

從政必先謁奠自魯以來行之蓋欲自此而從政常必無忘于  
誨規若祝辭苟誦聖人之言退而肆行曾臆之私是以奠謁為  
具文固決非某之所忍為然今某所取之常平徒虛名而無平  
之實所取之茶監反剝民而惟國之肥以至財聚民散盜賊日  
滋以此從政而謁奠未免與聖訓而背馳然此皆流弊之失我  
宋之良法固照然而具垂此皆俗吏之罪而公朝之溫詔新痛  
革其奸欺某雖不才所願乘機祗取聖訓兢兢奉持曰理財正  
辭禁民為非尚庶幾其萬一惟神其監茲

靈應廟

神以威德福此鄞土九厥有生皆神所祚水旱疾疫動必作之  
况於外患神寧弗思某在此邦最為賊士但於幽明不敢有媿  
頃自舊冬遠聞邊告頃者歲首恭拜神靈願揚不休大茫千里  
皇天悔禍狄患消弭今叨鄉節置司鄉邦敢伸前請永保無疆

城隍

神於此邦為千里之司命某於此邦本一介之寒士夙荷神休  
克至今日叨節鄉部置司鄉郡又得密依神休英謁祠下某雖  
不才決不敢一毫有負於神但時事尚難衆情猶減事之在昭  
昭者某當勉之事之在冥冥者非神其誰佑之惟神念我 宋  
三百餘年深仁厚德保養天下不惟民被其賜而神亦得其寧  
今 太皇定力如山 皇帝幼冲克肖天命未艾悔禍在即神  
於此時丕昭威靈上則密拱皇圖使之阜安下則大庇生靈使  
得保全以無愧封典之榮煌以無負薦饗之豐都某不勝且謝  
且祈之至惟神其念之念之又念之

董孝廟

神以純孝流芳千古邑以慈名正以神故某生慈邑風仰高風  
叨節鄉部再拜祠宮推此之孝施於有政某所願享疇敢不敬

大人堂

惟神生為各臣首為此邦之光耀沒為明神永為此邦之福祐  
儒生孝士皆神之風度為開先官司閭巷皆神之威靈為保守  
也故凡從仕於此邦亦無不謁奠而後從政奔走而恐或後某  
鄉之晚出至愚極陋叨節鄉部憂心孔疚方初至之告虔警民  
生之是救洋洋神明之如在不敢一毫之有負

飲飛朝

赫赫飲飛貫仕漢世今踰千祀威靈如在此鄉邦所共欽承而  
民人賴其保衛也某叨節鄉部處非其據屬時多艱控避無所  
此初至所以告虔而自今永賴神祐者也

張真君

某昨為廣德軍通判嘗祀神於神之里今任浙東路提舉又祀  
神於某之里雖幽明之相隔常腹心之相示昔之祈神者惟在

於救民今之所神者云胡而不尔方茲國步之多艱愈責民生之寡遂推神大暢乎威靈無問於遠近使盜賊奔息兮閭巷熙熙兩楊時若兮未麥穰穰自今以始皆神之賜

旗毒縣將軍

推神堂堂乎揭旗毒之名巍巍乎位麗譙之尊於此制閩之威嚴而有明神之威靈古有祭蚩尤之旗与禡祭于未者非指神之英耶然則風雲之变化河海之清晏軍容之整肅鼓角之譟亮無非神之所憑而謂神為有姓氏事神而以世俗非時而輒淫祀非理而欲徵福未必神之所聽也某生長此邦夙依庇於神今叨節鄉部始謁奠於神然方時事之難正欲有約於神与制府相与保守雖死生不変某今發誓於神使殘賊潛消遠却雖葦草不動某今虔禱於神使其一毫有媿於神惟神歿之使神而不大庇吾民某亦將有辭於神

祝文二十八

湖亭土地

有司存必有土地今某置司此上尔仰即吾所恃自今司存上下悉惟神体是庇

溪黃氏日抄卷之九十四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五

祭文

祭叔祖機空靈隱先生墓 諱得一字仲清

在昔先人來從東嘉富而好德撲不務華迨我叔祖始以文振  
幼未得師起而自奮熟誦古書達旦無眠天資超詣竟探本原  
其在初年學老子說一登講席听者乎百既而幡然復歸于儒  
玩意斯出勇爵假途南北講解公亦歸老築臺白沙放懷詩酒  
有祠為妖一藝徑除烈烈英風雖老不渝齊志莫售爰俟來者  
篤教猶子彬彬儒雅始余周昨公賜之詩匪徒言賀以遠大期  
既而稍長受書吾父俾繼先志必稱叔祖歲在丙辰竊弟奉常  
皆公之賜感極涕滂惟公松楸頑民竊據垂四十年乃獲天佑  
俄歸侵疆得拜墓傍公靈猶存酌此一觴

祭林啓源上舍

祭文

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嗚呼痛哉尚忍吉之先生邁往不羣洞達  
無疑笑語掀天醉墨淋漓擗蟠虹霓而駕風霆斯其為先生之氣  
命胡為而止於斯先生才藻天至直大壞竒流從肺腑掃尽瘴  
糝揭日月而瀉江漢斯其為先生之文命胡為而止於斯先生  
篤叙婣黨周急艱危人飽厚賜家無留貲激清風而振頹波斯  
其為先生之德命胡為而止於斯年十五魁鄉校年二十魁大  
亨昭昭乎英特之問灼灼然遠大之斯以先生之氣之文之德  
固且一魁天下大張宏規何五上隋宮雖登圖之青衫不可得  
嗚呼痛哉尚忍言之不知命果何為而止於斯乘白雲而至帝  
鄉超鴻蒙而契希夷意生氣至今猶凜凜斗牛間雖死猶不死  
耳不然其又何忍而言之某晚季無聞獨蒙異知保護於風波  
嶮峨之地而獎掖於萍蓬困苦之時蓋將終身所恃以增壯今  
一旦舍我其何之古人有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先生吾

鮑叔也今日之慟幾無異終天之戚風木之悲

祭浙西提學實齋王先生

某等哀哀門人之誅昨已隨班於僚屬今茲追送於遠郊又不  
竟重為蒼生哭蓋世之欲為善者多討較世之號治辦者類局  
促根一念之誠達之事物物間惟先生獨至誠未有不動故  
雖易簪之際光明俊偉之宰尚足以震動乎流俗方權貴之分  
布慨公論之隱伏先生方為民而有請聖朝即為之斥逐此  
數十年來之所未有真世道一開泰之會四海正顛顛而屬目  
使先生而尚秉使節豈不足以掃吏姦而澄肅使先生而進立  
朝端豈不足以格君心而啓沃向雷霆僅錫璫乎晴空而霖雨  
已無望其霑足此先正因程伯淳之云亡謂天下之無福嗚呼  
先生之死亦榮矣當萬世不磨其等之事先先生猶生亦誓不為  
師門辱

又

李造本原志存經濟動輒道俱未嘗祿仕故有不為為必大治  
莫難岩邑公為之宰振其疾苦釐其經界化行俗易敬告四沛  
後復守台益廣慈惠廼立社倉俾無飢毀廼與李校躬講義理  
有鬱必伸謹其吐氣有強不率鋤而弗貸米踴條平十僅三四  
郡孺倏盈代民租稅幾於太平一郡三代政成趣召翩翩四輩  
公辭弗行悠然餘味風雨夜床山林雅致易俾乘輅強斯攬轡  
蠲缺役錢八十萬計雪鹽民苦纖悉備至裁折苗價諸郡風靡  
與利除害夙夙夜寐決計行部俄苦勞瘁力疾草劾獨先豪貴  
如雷忽奮驚勤一出世方歡傳詫其盛事公已蕭然衣冠而逝  
平生李力益信此際死有餘榮可貴千載某所哀痛獨有疑者  
謂治為難何公之易由縣而郡至常平使投之所嚮無不如意  
呼吸變化等於遊戯豈具易耶人則多礙畏首畏尾莫或行志

有巧其間益重強鄙罔之生者滔々皆是誰耶易耶其果安在  
或謂一私充塞天地交互屬託彼此內外或沒其間無復知耻  
公獨以公是能大快或謂流俗展轉百偽飾以欺人如見肝肺  
不誠而動自古所未公獨以誠所至與起又謂人情纏染勢利  
縱欲有為膠固凝滯公獨自如蓋由恬退又或以為世途險巇  
勢或振之是非易位公無不可蓋遠權勢果其然敵盍昌歆施  
歷歷明效皆其已試達之天下豈有二義天豈不仁奪之中止  
嗚呼痛哉其果何謂於公則輕閔繫甚大堂堂天下他無足慮  
紫雲有誓深根固帶民心戴宋有死無二剝而離之能幾何輩  
漫使勿為獨公能此公今已矣猝其誰繼某也失孝惟慙莫比  
公何所見以國士待庶幾尺寸自同附騁否亦林下為供薪水  
而今而往其將疇尙最苦葬日遠莫知細或指霞城葬以春季  
天必以台皆公遺爰埋王崇陰保千萬禩欲執之緋官縛無柰  
千里馳奠滂然涕泗公其監茲特醢此醢

日抄九一五

祭文二十一

祭江西提學省齋廩先生

嗚呼痛哉尚忍哭吾先生也耶去歲方哭吾實齋王先生今又  
哭吾先生耶方今風俗瀾倒士大夫真有心於民命國脉者幾  
人而造物忍其然耶先生操履足以範世識見足以超俗智慮  
足以周變文采足以華國議論足以使人意消而恩信足以得  
人心腹先生一不以之自居方且切切然憂其所獨攢眉乎民  
生之休戚熏心乎國脉之繫屬徧交當世之士以共濟振牧方  
來之彥以陸續有強弗率而撓此奮不顧以橫觸內之以司機  
政外之以作民牧寢食為之俱廢疾疢至於相厲詩酒浮華之  
語未嘗一出於口声色玩好之具未嘗一接於自蓋平生不知  
有官遊之樂而此身率代乎閭閻之哭嗚呼若然其何以敵流  
俗富貴者之福耶其最失孝乃辱與知諸司之誤薦無一非先

生延譽之賜薄官之免矣無一非先生教詔之為兩入鈴閣而無一致分毫之補振三蒙剡辟而未繇效一日之驅馳實三生宿所結習將終身恃為依皈何郵音之倏到驚泰山之已頽嗚呼已矣夫嗚呼已矣夫其何異終天之戚風木之悲嗚呼痛哉

祭月山庵再從兄七解元 汝霖

始兄之生家道方具兄弟鋒々爭以文鳴謂宜此時可立門戶俾我晚未仰成餘緒何命之垂皆無一成堂々大家翻成凋零豈有數欵天高難問感今念昔徒劇悵恨雖足得壽惟兄可憐寂寂月山竟此終焉非子為僧幾莫葬骨幸而得葬尚復何說白沙之原尔弟之墳住哉相依以求万年

祭鎮江薛節幹安泰寮 永嘉人名據

惟灵徧印諸老博極群書文追古作声滿江湖先生蓋嘗以年少而預當代之名儒徧謁公卿銳志當世屢排閭閻歷陳利害

日抄卷之三十一

祭文之二

先生蓋嘗以常布而聞天下之大計徧交名勝盃酒淋漓凡有寸善靡不推揚先生蓋嘗以霸困而任人才之生張嗚呼世變之下如江河人才之稀如晨星士有一介之特起莫不與時以崢嶸何先生之卓犖反渴鬱而不光以京華之逐々塵歲月之堂堂甫白頭之趨悞俄丹旌之還鄉慨兒女之未了嗟田園之已荒雖生前之數非矩而身後之憂尚長惟平生之著述紛積案而盈箱嗚呼天乎何寸之豐而命之涼耶某也失孝亦豪誤知目此大故方莫助之含哀再拜莫此一卮嗚呼先生尚其酌而

祭浙西孫安撫 元實餘姚四明人

嗚呼先生固之所望於先生者未央也乃一日乘雲為帝鄉客耶嗚呼先生吾國之所以立不在公論一脉耶方寶祐之未燬有當國者病風極千古之恠事萃一時之狂覓震六合以供

哭寫姓於途窮虜南下而已迫猶忍從乎蔽蒙冒刀死而上聞  
有衆藩之羣公森虎豹於九閔差一牢之莫通由都曹而丞奏  
悉危忘於宸聰嗚呼此時非先生誰志活公論之一脈耶嗚呼  
先生於此時非所謂轉危枰於一者耶洪惟先生稟天間氣妙  
英發摘髭媿弟通達世務志存經濟論及邊陲擊節慷慨傾  
如許之襟期豈無遠者大者在碩前此之一着亦豈不足以規  
其平生之梗槩而豈徒極郡縣之精明而豈徒詳金穀之心計  
而豈徒為都曹之識大体而豈徒為監司之整風哉柰何乎已  
試者人所知未試者人所不知追風逐電之步往往徒索於委  
巷歷塊此橫議之所以輒發而有識者或代為之竊慨方將拭  
目乎桑榆之收詎意遽失聲於梁木之壞嗚呼先生而至此固  
不為不遇矣其猶有未及遇者然則非天嗇其壽耶嗚呼先生  
而止此必當有嗚其不及遇者矣其能發明所未遇昭其如及

日抄卷五

祭文二

遇者又未知天屬誰手耶某貧至無家老方竊弟介不下人莫  
或眄睐先生獨許我以驅馳常拯我於危殆亦曰相期於歲寒  
或可其效尺寸於昭代何其甫選坑之欲脫先生已先朝露而  
溘逝嗚呼已而尚忍言之臨風大慟寄此一庖

祭稅院田公竹軒名穆

嗚呼靈乎以靈之堂堂遽一疾而即冥冥乎靈也風月吟懷江  
湖雅量咳唾珠璣騷壇之將不幸而列西班世蓋莫知宗仰也  
冬將聞孫潭槐宅相有翁冰清亦出師三不幸而列西班世又  
未繇提獎也嗚呼此皆靈可悲之大者而猶有大可悲者在也  
嘗薦漕闈退鷁南宮嘗官堯庫輒窘窮途歸側空需遠祿鬼初  
祝飯不足莫我知抱幽獨惟有風流醞藉浩然不以窮達死生  
而變者與晉宋曠千載而一續嗚呼悲夫能信余言之不妄者  
又誰哉此某所以重為賢者哭

祭羅季清

氣姿磊落材諳英特生甫二十七年即身擢上第仕又二十七年尚家徒四壁此其挾以游於天下者落魄任情故天下識而不識知皆有季清李何乎人間之選禍未脫而天上之玉樓已成嗚呼惜夫使季清幸而壽天下事方將賴之今不幸而不壽家之事尚無與支鄉之事尚無與為而况乎遠思此又使人不能不重為之悲某與季清屋角相並長而同季于邑于郡君方弱冠嘗約余鄉會而未果入君既擢弟亦徑過門而不我問音信之隔踰二十年癸亥之春始會臨安某時既仕喜蒙搢手是冬之夜訪其京口時某為君作制幙書祝君身事粗極勤渠榮滿來歸季員亦足再會臨安季酒相屬誰或尼之通籍尚遲君識既老以攸遠期且言近履自號耻獨厲其為記悉君心腹切未半年修以訃傳嗚呼惜夫其尚何言

祭知只化軍宮講宗博汪公景新

惟公資稟純乎天地之剛發施出於義理之淵至誠未有不動所至卓有可傳嘗宰赤縣矣若惟平易尔乃能爭人之所不能爭嘗位朝列矣若惟靖共尔乃能言人之所不敢言方今郡國之難治者莫甚莆俗而士大夫之治莆者十難一全公之治之不啻扶病兩月莆之愛之過於為邦百年聞甫至而為政惟教化之是先俄風俗之丕變致人心之翕然愚弱嗟父母之來晚豪猾凜神明之在前人方瓜掌以交頌公忽騎鯨而遽仙壑千里以奔哭徧閭巷之喧填不崇朝而立廟紛血祭之腥膻合多士以頌德刻遺愛之成編此不惟莆俗之所未有亦亘古窮今之所未有嗚呼盛哉是豈不足以見人心之天某科級既忝傳衣陪侍爰從執鞭聞遺風之凜凜愈涕泗之漣漣奈微官之如縛苦奔奠之無緣臨風一卮遠致九筵

祭倪師幹 庚午十一月十八日 紹興與師幹三山人各賦

惟公稟姿之淳賦性之仁謂宜遠到可福斯民何一第十五年  
之淹回而五刻千萬狀之衆逆金閨之籍甫通總闈之奠已陳  
嗚呼惜哉天豈不祐善人其幸託年盟之舊又聯察案之新忍  
見一朝之先露幾負千里之問津臨風卮酒聊寄酸辛

祭添差通判呂寺簿 浙南康人

嗚呼自晦翁之孝盛行而義理之說大明天下雖翕然而向方  
流弊亦隨之而漸生蓋論說之求多恐躬行之或缺苟誠用力  
於躬行何暇往事乎口說某行天下今踰半生凡見言晦翁之  
孝者幾人往往不知其躬行辛未之夏試郡臨汝公亦來止歡  
若雅故但見公之氣貌則端粹性行則淑均議論則不事乎枝  
葉設施則必由於本根某始心悅而誠服亟訪求其梗槩知我  
公之嚴君實晦翁之高第方 理皇之表章正孝聘晦翁之高

日北之

祭文二

第未歸即我公之嚴君坐白鹿而為師惟公鍾康瘡清淑之氣  
得家庭正大之孝堆真實之是務掃世俗之滄薄少年嘗從孝  
於浦城閉戶不出夜不就寢者踰年晚年猶五鼓而夙興紬繹  
沉思熟誦先聖之遺編世所謂中庸大孝者身未必行惟兒筆  
舌華靡公所謂中庸大孝者口未嘗言見之躬行踐履膏沃者  
光焰燁內實者膏華充公之形於身措於事業者故宜與世變  
然而不同夫知與行所當並進而言與行本無偏廢自流弊失  
於空談幸實孝類有公在達而在上所宜巍冠廣廈以格君心  
窮而在下亦宜正席虎皮師表士林奈何兩登朝列橫經謹止  
於壁水稱駕貳車恩意僅享於千里常抱道而不屈每雖進而  
委蛇近攝郡乎臨江方厥聞之四馳及瓜而伏有詔伊邈云胡  
一疾居然不起嗚呼天乎晦翁之孝終不究真儒之實用乎嗚  
呼天乎晦翁之說終於資貢或者之談柄乎因公一日之云亡不

竟百感之交集于嗟今日之奠豈但為公而泣

祭国史吳校勘正子

惟靈得象山端方之孝膺伊川殊特之召金匱賴之以紬繹士  
林仰之為師表嘗得一日之言責亦既空臆而入告誰敢却蓬  
萊之仙舟天亦不然遺於一老惟有義理之微言炳之尚存乎  
遺藁嗚呼傷哉

祭通判陸大傳鵬升

其少習科卒之業日誦先生之文觀其理致之明白如日照而  
月揭迹其氣勢之變動如電掣而雷奔此求之古文中猶傑出  
而何程文之敢云然先生此時已决件舒晁錯之科而致身青  
雲其每斷之而自嘆曰此非天之所間生者乎安得而見其人  
須試臨汝之郡獲登先生之門聞其記誦之習熟如懸流而瀉  
瀑聽其議論之精切如條析而縷分此求之古人中猶聞見而

日抄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可今人之擬倫然先生此時已嬰子夏立明之疾而絕意出全

其又斷之而籍嘆曰天既間生之若此又何忍而虐斯人蓋自

昔抱非常之才者决不困於區區今先生文章蓋天下声名塞

寰區而官不過大博位不過貳車何疾疫之遽侵漁也然自古

遭無妄之災者類不免於戚之今先生自一肯之為災已十年

而不出付災祥於定分常笑談而自得又何得喪之能惑也抑

有才而不顯於今者必以文鳴後世先生携平生之著述以校

文因閨士之闕場而散敗頃借春秋之筆削請以圖經而刪改

方擇日以開局已脩然而長逝於此小者且然而况乎其大然

抱抑鬱而頓於危者必不免於怨悲惟先生超然立於萬物之

表而浩然與造物者同歸開局之報墨猶濕仙去之驚傳已隨

開懷一醉而奄化兩忘身由之是非於其大者且然而何問小

者為然則先生其天人哉舒然而來也略出緒餘雷霆一出倏



然而歸也乘雲帝鄉了無滯景嗚呼先生其天入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祭文卷之九十五

九



